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七

藝林七

王忠愍公

遺書內編

海甯 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余前作史籀篇疏證序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並以秦時古器遺文證之後反覆漢人書益知此說之不可易也班孟堅言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卽籀文也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劉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

文字是六國文字卽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卽漢世所謂古文爲近自秦滅六國席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已焚燒剷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二世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爲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卽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史記所謂古文說

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於是篆隸行而古文籀文廢然漢初古

文籀文之書未嘗絕也史記張丞相列傳張丞相蒼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典柱下方書而許氏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即柱下方書之一是秦柱下之書至漢初未亡也太史公自序言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爲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是秦石室金匱之書至武帝時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記時所據古書若五帝德若帝繫姓若諫記若春秋歷譜諫若國語若春秋左氏傳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寫本者皆謂之古文五帝本紀云孔氏所傳宰予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云古文謂帝德帝繫二書也是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本古文也三代世表云余讀諫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諫終始五德之傳古文悉不同乖異是諫記與終始五德傳續先生補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是終始五德傳亦書命名亦古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

讀春秋歷譜諫又云譜諫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

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始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  
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由是言之太史公作  
十二諸侯年表實爲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爲成學治古文者  
要刪是春秋國語皆古文也吳太伯世家云余讀春秋古文乃  
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卽據左氏傳宮之奇所云  
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者以爲說而謂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  
見春秋左氏傳亦古文也七十二弟子列傳云弟子籍出孔氏  
古文近是此孔氏古文非謂壁中書乃謂孔氏所傳舊籍而謂  
之古文是孔子弟子籍亦古文也然則太史公所謂古文皆先  
秦寫本舊書其文字雖已廢不用然當時尙非難識故太史公  
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父談時已掌天官其家宜  
有此種舊籍也惟六藝之書爲秦所焚故古寫本較少然漢中  
祕有易古文經河間獻王有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  
固不獨孔壁書爲然至孔壁書出於是尙書禮春秋論語孝經  
皆有古文孔壁書之可貴以其爲古文經故非徒以其文字爲  
古文故也蓋漢景武間距用古文之戰國時代不及百年其識

古文當較今日之識篆隸爲易乃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篇尚書於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作僞孔安國尚書序者仍之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莫能知衛恆四體書勢亦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是亦疎矣求之史記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數語自來讀者多失其解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用其子伯申氏之說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

又云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秦書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帝傳注引華嶠書明帝問曰蓋古子幾人能傳學節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也

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是謂以今文讀之其所謂讀與班孟堅所謂齊人能正蒼頡讀馬季長所謂杜子春始通周官讀之讀無以異也然則安國之於古文尚書其事

業在讀之起之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不復知如王仲任輩所云也自武昭以後先秦古書傳世益少其存者往往歸於祕府於是古文之名漸爲壁中書所專有然祕府古文之書學者亦類能讀之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及費氏經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謂禮古經與十七篇文多相似多三十九篇謂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其書是古文訖西京之末尙非難識如王仲任輩所云也嗣是訖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是古文難讀之說起於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其說至魏晉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也

### 漢書所謂古文說

後漢之初所謂古文者專指孔子壁中書蓋自前漢末亦然說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漢書藝文志所錄經籍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

篇論語古二十一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孔子壁中書也惟禮古經有淹中及

孔壁然中祕古文之書固不止此司馬子長作史記時所據石室

金匱之書當時未必盡存固亦不能盡亡如六藝略所錄孔子

徒人圖法二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弟子籍數術略所錄帝王

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課

記及春秋歷譜課而志於諸經外書皆不著古今字蓋諸經之

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家數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藝於書籍中

爲最尊而古文於六藝中又自爲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書

體之名而變爲學派之名故地理志於古文尚書家說亦單謂

之古文如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又武功

下云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潁

川郡崇高下云古文以爲崇高爲外方山江夏郡竟陵下云章山

在東古文以爲內方山又安陸下云橫尾山在北古文以爲陪

尾山東海郡下邳下云葛繹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縣下

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曷



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郡武威下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壘澤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凡汧山終南敦物外方內方陪尾諸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用字或異而名稱皆同而地理志獨云古文以爲者蓋古文尙書家如王璜儒林傳作王璜桑欽杜林等說禹貢以右扶風汧縣之吳山爲禹貢之汧山以武功之太壹垂山爲禹貢之終南敦物是地理志所謂古文非以文字言以學派言也其以文字言者則亦謂之古文或謂之古文字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敞美陽得鼎議曰臣愚不足以跡古文是孔壁書外之彝器文字亦謂之古文與許叔重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然後漢以降凡言古文者大抵指壁中書故許叔重言古文者孔子壁中書又云孔氏古文也

說文所謂古文說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蒼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卽余前

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敍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爲某鐘某爲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爲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古文爲殷周古文乃許君一時之疎失也其二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爲孔子及邱

明手書卽其文字亦當爲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邱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爲卽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旣以壁中書爲孔子所書又以爲卽用殷周古文蓋兩失之故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爲說惟敍末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與漢書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孔毛左諸家說皆古文學家而非今文學家也

易孟氏非古文學家特率書之

其餘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顯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

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中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爲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曰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別於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

也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  
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  
秋左氏傳以外者卽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  
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所凝  
滯矣

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

許君說文敍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段君玉裁注之曰小篆因  
古籀而不變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  
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  
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又於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下注曰  
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  
籀同於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  
謂或頗省改者也此數語可謂千古卓識二千年來治說文者  
未有能言之明白曉暢如是者也雖然段君所舉二例猶未足  
以盡說文何則如段君之說必古籀所有之字篆文皆有而後  
可然篆文者乃秦并天下後所制定之文字秦之政治文化皆

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師古其易籀爲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凡三代之制度名物其字僅見於六藝而秦時已廢者李斯輩作字書時必所不取也今蒼頡三篇雖亡然足以窺其文字及體例者猶有急就篇在急就一篇其文字皆蒼頡中正字其體例先名姓字次諸物次五官皆日用必需之字而六藝中字十不得四五故古籀中字篆文固不能盡有且蒼頡三篇五十五章章六十字凡三千三百字且尚有復字加以揚雄訓纂亦祇五千三百四十字而說文正字多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此四千餘字者許君何自得之乎曰此必有出於古文籀文者矣故說文通例如段君說凡古籀與篆異者則出古文籀文至古籀與篆同或篆文有而古籀無者則不復識別若夫古籀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爲本書中之正字審矣故敍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者當以正字言而非以重文言重文中之古籀乃古籀之異於篆文及其自相異者正字中之古籀則有古籀篆文俱有

此字者亦有篆文所無而古籀獨有者全書中引經以說之字大半當屬此第二類矣然則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而爲一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爲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爲籀文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當出蒼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爲篆文雖說文諸字中有此標識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說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見於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一周易

一 中古文本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案七略但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而古文經與費高二家經均未著錄然劉子政用以校四家經則漢中祕有古文易審矣易爲卜筮之書秦時未焚其有古文本亦固其所

二 費氏本 後漢書儒林傳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然漢書無此語或後人因劉向

校費氏經與古文經同遂傅會爲是說與

二尚書

一伏氏本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伏生所藏爲秦未焚書以前寫本當是古文其傳授弟子則轉寫爲今文壁藏之本當時已視爲筌蹄不復珍惜當歐陽大小夏侯之世蓋已不復有原本矣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其餘篇迄後漢末尚在祕府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三毛詩 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不言其爲古文河間獻王傳列舉其所得古文舊書亦無毛詩至後漢始以毛詩與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並稱其所以並稱者當以三者同爲未列學官之學非以其同爲古文也惟盧子幹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下列舉毛詩左傳周禮三目蓋因周禮左傳而牽連及之其實毛詩當小毛公貫長卿之時已不復有古文本矣

#### 四禮經

一淹中本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說文敘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孔壁中亦有禮經或謂之禮記



者禮謂本經記謂附經之記也今十七篇之記鄭注亦多云古文某爲某或云今文某爲某是古文本兼有經記與今本同而記之附經自先秦已然矣又藝文志所紀孔壁諸經都篇數與其分篇數不合既云孔壁古文凡數十篇然其分篇數則尙書五十七篇春秋十二篇論語二十一篇孝經一篇已九十一篇若加禮經五十六篇當得百四十餘篇蓋數十篇上奪一百字或孔壁所得禮古經不過數篇不及淹中之多與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五禮記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案漢志及說文敍皆云孔壁中有禮記乃謂禮古經五十六卷此旣言禮復言禮記禮蓋謂禮經禮記蓋謂漢志禮家記百三十篇之屬隋書經籍志云劉向考校經籍得記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